

## 顧太清《東海漁歌》花妍詞的情感書寫

江宇翔

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班二年級

### 摘要

顧太清為清代女性文人，所書詞作在清代受高度評價，況周頤不僅評其「不黏不脫，詠物上乘」，更認為其與納蘭幸德齊名，僅有兩人之詞作，才能一窺北宋詞體之奧。《東海漁歌》為顧太清所著詞集，收錄其一生詞作，詞人人生坎坷，早年受家族影響在南方遊歷，故其作品中大量以花入文，並以各類花妍抒發情感，筆者以此為論點，將本文分為顧太清生平與分期、花妍詞之個人感發、詞作中的人際情感，共三個部分，論述顧太清在眾花妍之中如何描述自身情志，以此顯示詞人以何種視角看待眼前花卉及自身生命的歷程。

**關鍵字：**顧太清、東海漁歌、清代詞、以花入文、情感書寫。



## 一、前言

清代為詞的復興年代，詞在清代學術獲得豐碩之成果，諸如詞論、詞史及流派，皆有豐富的思想闡述及文獻累積，<sup>1</sup>清代不只於詞的學術上有所貢獻，更是優秀詞人輩出，諸如納蘭容若、王鵬運、況周頤及朱祖謀等人，皆在文學史上有其地位，清代文壇上除了男性創作外，亦有許多閨閣文人，其中顧太清受各家高度評價，如沈善寶《名媛詩話》收錄大量女性作者，在眾多女性文人之中，沈善寶論顧太清：「才氣橫溢，援筆立成。待人誠信，無驕矜習氣，唱和皆即席揮毫，不待銅鉢聲終，俱已脫稿」<sup>2</sup>在沈善寶的眼中，認為太清才華滿載，與好友唱和之時總是即刻揮毫，能在時限內完成寫作，此評論為以太清作為主要論述對象，而把太清放入清代的詞學發展史中討論，況周頤所著之《蕙風詞話續編》亦給予顧太清評價：「本朝鐵嶺人詞，男中成容若，女中太清春，直闖北宋堂奧。」<sup>3</sup>況周頤此處把太清放入清代的文學史中討論，太清與納蘭容若兩人承襲北宋之風格，是為清代詞的發展中，男性及女性之各自代表人物。

顧太清所著之《東海漁歌》共收詞作三百三十三闕，以花入文之作在此佔據極大篇幅，共有二百零六闕。在詞的寫作之中，顧太清善用花的姿態描繪個人之情緒，讓讀者以花走入詞人的生命之中，花的妍麗時常做為寫作之主體，但太清的生命卻與花妍形成了反差，故在情感的書寫中，盛開的花妍多數是對時間流逝的感悟、生命遭遇的哀戚，少數歡欣之作則多為夫妻情感及好友相聚之景。

筆者綜觀顧太清《東海漁歌》之研究，學位論文部分有《文學生命的建構——顧太清及其詩詞研究》<sup>4</sup>及《顧太清《東海漁歌》研究》<sup>5</sup>兩本，兩者皆對《東海漁歌》做了深度之探討，但其側重在通篇文本的分析，皆無針對花在文本中意義之闡述。針對顧太清詞作中的花，有《論顧太清《東海漁歌》中詠花詞之情感寄託》<sup>6</sup>以此為題論及《東海漁歌》中的詠花詞，但詠花在顧太清的花妍詞之中僅是

<sup>1</sup> 陳水雲：《清代詞學發展史論》，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7月，頁19-25。

<sup>2</sup> 楊家駱主編：《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台北，鼎文書局，1971年，頁34。

<sup>3</sup> 況周頤：《蕙風詞話續編》卷二，收於唐圭璋：《詞話叢編》，第五卷，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96年6月，頁4567。

<sup>4</sup> 張雅芳：《文學生命的建構——顧太清及其詩詞研究》，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sup>5</sup> 李映蓉：《顧太清《東海漁歌》研究》，屏東，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sup>6</sup> 陳子嶠：《論顧太清《東海漁歌》中詠花詞之情感寄託》，收於：《有鳳初鳴年刊》第十期，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碩士班，2015年10月，頁545-570。



一個部分，不足以全面討論太清詞中之花，<sup>7</sup>故筆者將以花妍詞作為論述之核心，以此分析各類花妍之使用，在太清生命中所代表之意義。

本文共分為五節，首、尾兩節為前言及結語，第二節為敘述顧太清之生平分期，唯有把作者之生命對應進文學作品裡，才能讓文本之「真」<sup>8</sup>突顯，曾昭旭在其《充實與虛靈－中國美學初論》中云：「人是文學藝術活動的主體與重心，這可以說是中國美學最根本的見解。」<sup>9</sup>以此可以理解，在中國文學研究中，以作者之生平經歷與活動歷程投入文學研究，才能突顯作品之美感，人之情感與意志展現在文本之上，情、志兩者與作者之生命歷程有所相關，但人的生命歷程之中，除了自發性之情感堆積，亦有對周遭人、事之相處與觀察，故本文之三、四兩節將以此區分，第三節論顧太清在花妍詞中對自身生命之感受及抒發，第四節述《東海漁歌》花妍詞中，詞人與他者相處之人際情感。

上述三節完成後，足以看見顧太清花妍詞中的內在情感。由作者之生平為視角之研究方式，除了能理解顧太清在寫作時，遭遇何種生命歷程因而作詞外，亦能從文字之功能中反向推論顧太清之人生所遇。

## 二、「三十年不到城東去」顧太清之生平與分期

顧太清，滿洲鑲藍旗人，為清代著名大學士鄂爾泰之侄，甘肅巡撫鄂昌的孫女，<sup>10</sup>顧太清出生於生於嘉慶四年(1799)己未正月初五日，卒於光緒三年(1877)

<sup>7</sup> 《論顧太清《東海漁歌》中詠花詞之情感寄託》之附錄二，總計整理出：荷花、海棠、牡丹、杏花、白牡丹、菊花、梨花、並蒂蓮、梅花、山茶花、白蓮花、茉莉、桂花、白海棠、白桃花、牽牛花、木香花。上述十七種花種為詠花詞中之列舉，但擴大至《東海漁歌》之花妍詞中，除了上述十七種花外，仍有：桃花、茶花、蓮花、芙蓉、荼蘼、瑞香、水仙、梔子、榴花、葵花、鶯花、菜花。共計十二種花，除了花種的使用之外諸如：花雨、花影、花魂、落花、群花等諸多花之動態及形式的描繪入其文章之中，更有如散花天侍者等花神的描繪，上述花種以及對花的描述皆入於太清詞中，並有其於文章中之意義。

<sup>8</sup> 文本之真，為曾昭旭在《充實與虛靈－中國美學初論》所提出之看法：「相應於生命主體為最優先的關懷，「真」意義著對真實、整全、具體存在的生命的肯定與凸顯。」以此文理解，唯有對生命加以肯定，並以此建立對生命與文字之間的連結，以此才是真。

<sup>9</sup> 曾昭旭：《充實與虛靈－中國美學初論》，台北，漢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2月，頁15。

<sup>10</sup> 金啟琮：〈滿族女詞人顧太清和《東海漁歌》〉原載於《滿族文學研究》，1982年第1期，後收於張璋：《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771。



丁丑十一月初三日，享年七十九歲。<sup>11</sup>

顧太清之真實姓名於學術之上有所討論，筆者經過整理後，發現目前關於太清之真實姓名共有兩派說法。顧太清後代金啟琮在《滿族女詞人顧太清和《東海漁歌》》中有其見解：

鄂昌的兒子鄂實峰以游牧維生，後來移居香山，娶香山富察氏女，生一子二女，長女即太清，本名春，字梅仙，號太清。嚴格說，應當寫作希林春才正確……所以詞人的正確姓氏、名號和旗分，應寫作：西林春，字梅仙，號太清，滿州鑲藍旗人。<sup>12</sup>

依上文所述，顧太清本名應為西林春，字為梅仙，太清則是其號，張璋、<sup>13</sup>張菊玲<sup>14</sup>等人，皆是採納金啟琮看法，爾後關於顧太清的顧姓，金啟琮認為：「姓顧是因為太清入貝勒奕繪側室，呈報宗人府時，假託的姓氏。」以此文足以理解，顧太清之顧姓為嫁入奕繪王府之舉。<sup>15</sup>

另一說法出自劉素芬《文化與家庭—顧太清及其家庭生活》其認為顧太清之本名不應為「西林春」而是「鄂春」：

顧太清為鄂昌之孫女，其父為鄂實峰，兄為鄂少峰，則正確身份應作：鄂春，西林覺羅氏，字梅仙，號太清。而非金啟琮所稱之西林春。原因有二：一是鄂爾泰家族依漢人之法命名，以鄂為姓。一如乾隆切責滿保之子名滿吉善，是以滿為姓，仿照漢人取名，下令改名吉善。因此其兄既名鄂少峰，她自當命名為鄂春。<sup>16</sup>

按照劉素芬之說法，顧太清本名鄂春，為西林覺羅氏，除了上述鄂家之淵由及時代之背景外，劉素芬認為金啟琮犯了漢人指姓為名的錯誤，故太清雖為西林覺羅氏，但不能直稱其為西林春。

<sup>11</sup> 張璋：《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頁 1。

<sup>12</sup> 金啟琮：〈滿族女詞人顧太清和《東海漁歌》〉原載於《滿族文學研究》，1982 年第 1 期，後收於張璋：《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頁 771。

<sup>13</sup> 張璋：《顧太清·奕詩詞合集》，頁 108-115。

<sup>14</sup> 張菊玲：《曠代才女顧太清》，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 年 1 月，頁 17。

<sup>15</sup> 顧太清祖父鄂昌因受〈湖中藻案〉牽連，太清成為罪臣之後。清代有明確之禮法規約，按清代宗人府規定：宗室王公立側室，只能在府邸所屬府員包衣家中遴選，如宮掖選秀女之制。因此太清欲嫁奕繪，必不能以原先之家族背景出嫁，故改為顧姓，以榮府護衛顧文星之女呈報，除了可以免去其罪臣後代之身份，也是以符合禮法規定方式出嫁。

<sup>16</sup> 劉素芬：〈文化與家庭—顧太清及其家庭生活〉，《新史學》，1996 年 7 卷 1 期，頁 39。



由上述文章整理而成，顧太清為大族之後，但祖父受政壇風波影響，<sup>17</sup>而家道中落，父親顎實峰早年以游牧維生，後來移居香山，娶香山富察氏後生下太清等一子二女，太清年長後改顧姓，嫁予奕繪，成為奕繪側室，如今不論西林春、顎春等名諱，皆為顧太清，本篇文章使用之顧太清，是太清研究中的慣用名，故筆者也是以顧太清為論文篇名。

### （一） 前期一年少遊歷及與奕繪相識（1799-1824）

顧太清之生平紀錄現存資料甚少，筆者僅能從其作品推敲，依太清自身所著之文學作品，逐步推論其人生軌跡。

太清約莫在七歲時到過廣東嶺南一帶，在其《暗香·謝云姜妹畫梅團扇，次姜白石韻》中云：

南國。夜月寂。記庾嶺五湖，千樹堆積。少年歷處，卅載相思夢魂憶。<sup>18</sup>

此為道光十五年之作品，<sup>19</sup>此年太清三十七歲，詞作中太清回想三十年前庾嶺之景象，庾嶺在廣東境內，以此推論，太清約莫七歲時即到過南方，爾後八歲至十一歲處於相對一個安穩的樣態，那幾年間應住於北京城，在其《臺城路·四月廿四城東泛舟》中云：

將船載酒，感卅載重來，光陰回首。蟹罟魚罾。小樓臨水尚依舊。<sup>20</sup>

此段文字中，太清回想三十年前之回憶，三十年的時光流逝，城東的小橋流水依然未變。此闕詞寫於道光十六年，<sup>21</sup>此年太清約為三十八歲，三十八歲的太清回首三十年前城東的景象。同年太清在《夏日城東泛舟歸來有作》寫下同樣的情懷：「卅年不到城東去，雲水空濛接遠天。野岸新蛸鳴偶爾，山門枯木尚依然。」<sup>22</sup>太清此詩，同樣以三十年為題材，因與《臺城路·四月廿四城東泛舟》為童年書寫，因此可以推論，太清約八歲時仍在北京生活。

幼年時期在北京的生活極為短暫，依太清作品推論，太清最遲約莫十一歲即

<sup>17</sup> 顧太清祖父顎昌為大學士顎爾泰之侄，顎昌受〈胡中藻案〉影響被賜自盡，顎昌一脈就此家道中落。

<sup>18</sup> 張璋：《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頁 194。

<sup>19</sup> 胥洪泉：《顧太清詞校箋》，四川，巴蜀書社，2010 年 12 月，頁 63。

<sup>20</sup> 張璋：《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頁 215。

<sup>21</sup> 胥洪泉：《顧太清詞校箋》，頁 136。

<sup>22</sup> 張璋：《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頁 76。



離開京城，在其《定風波·謝雲姜妹贈蜜漬荔枝》即可應證：

冰雪肌膚裹絳紗，者般滋味產天涯。二十七年風景變，曾見。連林閩海野人家。<sup>23</sup>

此闕詞仍為太清三十八歲時所作，<sup>24</sup>二十七年前的太清約為十一歲，而詞中除了時間的紀錄外，更有地點的標記，三十八歲的太清，記得十一歲的自己曾在閩海一帶活動，爾後在《清平樂·二月十日，金夫人惠藝苔菜，予不食此味廿六年矣》的題名中提及藝苔，藝苔為江南特產，此題名中透露出自身曾在江南一帶活動。

在江南的生活中，太清遇見了良人奕繪，兩人在蘇州相識，並且經歷了十年的阻撓，這點可以從奕繪《生茶子·記夢中句》發現：

相見十年前，相思十年後。江月闔廬城，春風戀纖手。

夢好合歡纔，夢短將離又。惆悵倦游人，夢繞寒山秀。<sup>25</sup>

太清與奕繪兩人成婚時二十六歲，依此文推論，太清與奕繪之相識約在十六歲，闔廬城所在為蘇州，以此推論兩人在蘇州一帶相識，這十年之間兩人的情感只能透過夢境聯繫，夢境的背景也是蘇州，寒山寺時常為夢中背景，這十年間兩人的情感雖受家世阻撓，太清雖僅被立為側室，卻也讓雙方等了十年，待太清冒顧姓後才得以相聚。

## （二） 中期—鸚鵡情深與好友唱酬（1825-1837）

太清與奕繪歷經十年相守得以成婚，太清在二十六歲時改姓顧，以護衛顧文星女兒呈報給宗人府，以此嫁入奕繪府中，成為其側室，奕繪在其《浣溪沙·題天游閣》中描寫兩人婚配：

曠劫因緣成眷屬，半生詞賦損精神。相看俱是夢中身。

兩人相戀十年後終得婚姻，顧太清前期經歷大江南北的漂泊，所幸也在這漂泊的歷程當中遇見奕繪，奕繪在《生茶子·記夢中句》即提及兩人之相思只能在夢中相遇，此處之最末句亦是應證此看法，兩人歷經了十年的離別以及思念，由奕繪角度而言，十年間以文字創作表達對太清的思念，如今迎娶的太清，亦是這十年間夢裡相會之人。

<sup>23</sup> 張璋：《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頁 216。

<sup>24</sup> 胥洪泉：《顧太清詞校箋》，頁 142。

<sup>25</sup> 張璋：《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頁 644。



太清與奕繪婚後生活十分幸福，並常有共遊之寫作，如《燕歸梁·自題畫杏》即是以此為題寫作：

得意東風快馬蹄，細草沙堤。幾枝豐艷照清溪，垂楊外，小橋西。

寫來還恐神難似，肥和瘦，要相宜。明窗下倩君題，聊記取，舊游時。<sup>26</sup>

此為太清對自身畫作的題詞，但其成畫的背景是與奕繪出遊時所賞之杏花，故雖為對畫作之題詞，但其中之內容多為對畫作外在環境的描寫，以此描繪與丈夫出遊之景象，並在詞的最後看見太清要求丈夫要記取出遊之景象，夫妻和睦從此可見。

奕繪為乾隆皇帝曾孫，是五阿哥永琪一脈，襲封貝勒，<sup>27</sup>太清嫁入府上後，與多位貴族仕女有所往來，並以此結為好友，太清與好友間之相處，多有詞作紀錄，如《好事近·三月十五，同雲姜、紉蘭、珊枝、素安、金夫人、徐夫人過棗花寺看牡丹，是時花尚含苞，更約十日後同賞。遂占小令，先寄雲、蘭兩妹》：

將近牡丹時，已是海棠零落。祝爾早些開者，怕東風擔閣。

匆匆古寺暫分襟，執手更相約。十日重來恰好，訂看花南郭。<sup>28</sup>

按本闕詞之題名，此為太清與眾多好友前往賞花之作，當日牡丹花未開，仍是含苞待放之狀態，此行賞牡丹目的尚未達成，故與好友們道別，但是道別之時彼此相約十日後重新到棗花寺賞花，此相約之動作足以看見太清與好友們的情感深厚，關於十日後之賞花，太清另有《玉樓春·廿四，仍同云姜、紉蘭、素安、金夫人、徐夫人過棗花寺看牡丹，因前日風雨、花已零落殆盡》紀錄。

### （三） 後期—喪夫後的風波與晚年之恬靜（1838-1877）

顧太清幸福的時間沒有太長，道光十八年奕繪逝世，太清此年四十歲，<sup>29</sup>奕繪的逝世對於太清而言不僅是心靈寄託的崩潰，更是世間炎涼體會的開始，在其《七月七日先夫子棄世十月廿八奉堂上命攜釧初二兒叔文以文兩女移居邸外無所棲遲賣以金鳳釵購得住宅一區賦詩以紀之》中紀錄奕繪逝世後太清遭趕出府邸：

仙人已化雲間鶴，華表何年一再回？亡肉含冤誰代雪，牽蘿補屋自應該。

<sup>26</sup> 顧太清、奕繪著，張璋編校：《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頁 238。

<sup>27</sup> 張菊玲：《曠代才女顧太清》，頁 41。

<sup>28</sup> 張璋：《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頁 212。

<sup>29</sup> 張菊玲：《曠代才女顧太清》，頁 16。



已看鳳翅凌風去，剩有花光照眼來。兀坐不堪思往事，九迴腸斷寸心哀。

30

由題名得知，七月七日奕繪逝世，十月二十八日太清即被令遷出府，一時之間的遷出讓太清無所適從，最後只好販售金鳳釵以讓自己與孩子安置。

為何在奕繪逝世後不久即令太清搬遷，有部分學者認為，應與清代文壇中盛傳的「丁香花案」有關，<sup>31</sup>但筆者認為金啟琮所云之嫡庶矛盾較為合理，道光四年太清成側福晉，道光五年長子載釗出世，隔年妙華夫人次子載欽夭折去世，妙華夫人所屬之嫡室認為載釗有所「妨礙」<sup>32</sup>，道光十年妙華夫人卒，府上長輩認為太清入府六年，連喪嫡子、嫡室。妙華夫人逝世後太清代行正妻權力，府上有流言認為有奪嫡之企圖，且奕繪逝世當日，即為載釗生辰，更加坐實妨礙之可能，而遭太福晉命太清遷出府外。

道光二十二年，太清長子載釗授二品頂戴，太清得以重歸奕繪的太平湖府邸，太清此後生活大略穩定，咸豐七年，奕繪元配妙華夫人之子載鈞逝世，載鈞無子故過繼載釗之子溥眉為嗣，襲鎮國公之爵位，太清才得正式遷居回府上。

太清在孫子襲爵後日子極為安定，除了好友之間的唱酬依舊外，太清的創作生活不斷延續，在詩詞寫作外，約在咸豐八年開始寫作小說《紅樓夢影》，安穩的生活到了太清生命的最後，光緒二年時有《西江月·光緒二年午日夢遊夕陽寺》紀錄太清生命最後的感悟：「好夢流連怕醒，偏教時刻無多。」<sup>33</sup>太清以好夢描寫當今生活，表達對安定生活的滿意，但也是對生命盡頭的預知，於隔年光緒三年十一月初三逝世，與奕繪合葬大南裕，享壽七十九歲。

綜觀顧太清一生，因其祖父顎昌受政治事件牽連而家道中落，年少時除了京城外，亦遊歷過廣東、閩粵及江南一帶，雖無文獻可查太清年少時遊歷過何處，但以其詞作推論，即可推展出足跡。在江南的遊歷中遇見奕繪，是其人生中最大的幸運，兩人雖然有所情感，但因太清之身分而無法相戀，直到十年後太清才冒

<sup>30</sup> 張璋：《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頁 104。

<sup>31</sup> 龔自珍作《己亥雜詩》三百五十首，於第二百零九首詩後自注：「億宣武門內太平湖之丁香花」奕繪之府邸於宣武門內之太平湖邊上，爾後冒鶴亭將不完全的《天游閣集》送印出版，並把自身捕風捉影的《太清遺世詩》刻於書上，以此把附會出的太清與龔自珍的曖昧置於世人，小說家曾朴書《孽海花》時，將上述種種流言作為小說第四回，成書後迅速流傳，爾後經孟森、況周頤、蘇雪林等人大力澄清，丁香花之事實才得解釋。

<sup>32</sup> 按清代社會之說法，妨礙之人不吉，可能會妨夫、妨子、妨兄弟，甚至可以妨家庭。

<sup>33</sup> 張璋：《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頁 298。



顧姓嫁予奕繪，但幸福的時光沒有太長，奕繪在兩人結婚十四年後而亡，亡夫後的太清因丁香花被趕出宅邸，又一次經歷遊歷，直到四年後才得以沉冤，至此太清才算過上安穩的生活，並以此走向人生之末。

### 三、「巡簷索句，特費思量」花妍詞之個人感發

由上文得知，顧太清一生歷經波折，這些磨難成就其寫作之中的內在情緒，一字一句皆是太清以其生命發聲，透過詞句寫下生命經歷的苦痛與歡樂，以下將分韶光變化之感、詞人身世之悲、深閨發想及盼望，三個部分分析顧太清詞作中的個人感發。

#### (一) 韶光變化之感

顧太清對外在花妍的觀察細微，時常以各類花草描寫生活感受，其中時光變化總是勾起詞人心中的愁思，如《鷓鴣天·九日》即是最早感悟韶光之作：

九日登高眼界寬，菊花才放小金團。靨紋細浪參差水，佛髻青螺大小山。

人易老，惜流年。茱萸插帽不成歡。西風那管離情苦，又送征鴻下遠灘。

34

本闕詞以重九登高為背景，上半部以寫景為重，寫下菊花及青山之景，而因為重九登高的日子，讓人產生人生之感及思親之悵，太清此時寫下「人易老，惜流年」發出對於時間飛逝之感，並且因為母族受政治影響，多離散，遠方兄弟無法團聚，<sup>35</sup>在這時間的流逝以及兄弟無法團聚的光景下，一切的苦痛又被征鴻送得更遠。

在時間的更替之中，太清對自身的年老有所感慨，認為人易老去，要珍惜眼前的年光，此中對時間流逝的傷感表露無遺，但太清除了純然的描寫時間，有時也以節慶做為出發，如《望月婆羅門引·中元步月》即是以中原時節為對象，哀嘆過往如煙：

海棠花底，亂蛩啼遍小闌幹。月明雲淨天寬。立盡梧桐影里，深草露華寒。

聽哀音幾處，痛哭中元。

蒿燈細然。蕩萬點、小金丸。看到香消火滅，過眼浮煙。秋風庭院，破塵

<sup>34</sup> 顧太清、奕繪著，張璋編校：《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頁 188。

<sup>35</sup> 太清理解自身親族之間的狀況，兄弟姊妹間多受離別之苦，詞中引用了王維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中的典故：「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詞作中的「茱萸插帽不成歡」即是以此為典故，描繪對遠方親友之間的懷念。



夢、清磬一聲圓。南窗下、剪燭更闌。<sup>36</sup>

此為太清描繪中元節之景象，以「海棠花底」確立季節，並以「月明」、「雲淨」形容標題中元景象，季節、背景確立後，以「聽哀音幾處，痛哭中元」以聽覺來強化節慶之背景，下半部以中元活動開始「蒿燈細然」蒿燈為中元節時施放的河燈，<sup>37</sup>這些河燈灑落在河面上「蕩萬點、小金丸」像是萬點金丸，此時卻興起了太清之感悟「看到香消火滅，過眼浮煙」中元河燈之熄滅，在太清的眼中看來，一切皆為過往之浮煙，所以產生了「破塵夢」之人生體悟。

太清透過中元河燈熄滅之場景，看見了人生浮煙之感受，而在傳統中國文學上，對於春季逝去的感受，太清在《探春慢·春陰》中有所描繪：

九十韶光，清明過了，一年春色將盡。雨灑芳田，煙霏深院，偏是輕陰惹困。燕子來時候，已辜負、幾番花信。海棠零落閒庭，風飄萬點成陣。

懊惱留春不住，算只有陌頭，楊柳勾引。漠漠情懷，慳慳天氣，況又陰晴無准。多少傷心處，奈歲月、暗催雙鬢。對酒當歌，回頭往事休論。<sup>38</sup>

此為描繪清明過後，春季即將逝去，開頭即以「清明過了，一年春色將盡」點名寫作時已過清明，當年的春日即將逝去，並用了「雨灑芳田，煙霏深院」強化了清明過後雨季來臨，小院雨霧繚繞之景，太清先是透過「燕子來時候，已辜負、幾番花信」燕子築巢多為春末夏初之時，燕子來遲辜負了花季之信，此時太清繼續加強初夏的訊號「海棠零落閒庭，風飄萬點成陣」海棠為夏季盛開，此時太清的庭院裡，海棠已零落開啟。透過燕子的遲來以及海棠初開，描寫春季之去，太清也在文章的下半，明確寫下對於春季之惋惜。「懊惱留春不住，算只有陌頭，楊柳勾引」以夏季楊柳的到來，對比出留不住春的懊惱，此時太清對於春季之逝去引發自身「多少傷心處，奈歲月、暗催雙鬢」人生一切之苦澀，經過歲月的催化，催白了一雙鬢角，此時的太清再次顯示出自身對於生命之灑脫「對酒當歌，回頭往事休論」年少漂泊以及為了嫁給奕繪的風波，一切所受之苦痛，交給酒水即可。

面對歲月的短暫，太清不僅以美酒灑脫面對，在其花妍詞中亦有透過描寫秋

<sup>36</sup> 顧太清、奕繪著，張璋編校：《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頁 201。

<sup>37</sup> 徐珂在《清稗類鈔·時令類·京師逛廟日期》中記載：「七月十五日，城隍廟放孤，釣魚臺看河燈，各寺燒法船，觀阜城門內荷花燈市，兒童點蒿燈荷葉燈。」以此紀錄清代時中元節之活動，太清此處蒿燈即為荷葉燈，為河燈活動的一種。

<sup>38</sup> 顧太清、奕繪著，張璋編校：《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頁 211。



景，書寫其年老時之心境。太清在六十八歲時寫《風玉露相逢曲·丙寅中秋，是日秋分》，記錄人生終末之感受：

天光如水，月光如鏡，一片清輝皎潔。吹來何處桂花香，恰今日、平分秋色。

芭蕉葉老，梧桐葉落，老健春寒秋熱。須知光景不多時，能幾見、團圓佳節。<sup>39</sup>

本詞作於丙寅年，是為同治五年，此時太清已是六十八歲之高齡，開始時由大至小的分別從天光、月光層層遞進，最後以桂花明示秋季之到來，並以「芭蕉葉老，梧桐葉落，老健春寒秋熱」書寫全幅的秋景，此時的秋景是以外在之滄桑，秋季之敗落引申詞人對自身衰變之描繪，詞人自己也寫下「須知光景不多時」此處對於時光之描述，並非是純粹於悲秋，也是一位六十八歲的婦人，對自身生命感到尾末，不禁興起心中傷感。

## （二） 詞人身世之悲

綜觀第二節所述，顧太清人生多受苦難，除了與奕繪婚配及兒孫襲爵後的安定外，其餘生命皆有勞苦之歷程，詞人把這些辛酸濃縮在其詞作中，如《雪獅兒·雪窗漫成》即是以此為題寫作：

低帷伏枕，重衾戀臥，疏窗清曉。蠟淚盈盈，小盞菊花香老。鳥驚樹杪。問昨夜、塞添多少？起來看、階前欄外，亂瓊紛繞。

囑付雙鬟莫掃。愛天然作就，畫材詩料。袖手無言，會處翻然成笑。半生潦倒。拚一醉、消除懷抱。憑誰告，託向美人芳草。<sup>40</sup>

詞的開始，描寫太清懶起的樣態，從「低帷伏枕，重衾戀臥」可以看見太清床帷未揭，且仍臥枕之樣態，並且透過房內的蠟燭、菊花、鳥鳴，三者強化早晨已久而詞人懶起的樣態。太清發現降雪後，囑咐家僕別清理，他看著窗外的滿地白雪認為是「畫材詩料」詞人透過外界的雪季引發感悟，認為自己「半生潦倒」太清早年隨著家族流放，連出嫁都因罪臣之後而遭遇阻礙，走入婚姻後的太清與丈夫奕繪極為恩愛，奕繪卻在道光十八年逝世，奕繪此時僅有四十歲，亡夫後太清因丁香花案流言被趕出王府，回憶起前半生，太清自然認為過去潦倒，所以只能「拚一醉、消除懷抱」太清對於自身身世之感受，寄望透過飲酒而消。

<sup>39</sup> 顧太清、奕繪著，張璋編校：《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頁 297。

<sup>40</sup> 顧太清、奕繪著，張璋編校：《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頁 270。



太清對於自身身世的回想，多半都是以較長的敘述描寫外在，並逐步進入詞人的內心世界，不過如《釵頭鳳·秋海棠》即是短暫且強烈之作：

清清露，涓涓注，嫩紅細點花心吐。花如淚，葉如翠，花花葉葉，一般酸味。記！記！記！

蟲聲訴，西風妒，秋來更向誰分付？閒愁積，人不寐，半規殘月，涼生繡被。睡！睡！睡！<sup>41</sup>

此為太清花妍詞中，少數較為強烈之作，開頭以「清清露，涓涓注，嫩紅細點花心吐」描寫秋海棠之景色，詞作中的「翠」筆者認為是少女所配戴之玉飾，<sup>42</sup>太清以「翠」作為少女配戴之玉飾，用以代指自身童年，這童年對太清來說是「一股酸味」一切漂泊之酸，仍然存在太清的記憶之中，這裡不只是配合釵頭鳳這個詞牌，更多的是太清此時對於過去仍然有感，所以連續用了三個「記」字以強調。太清在下半部寫下「秋來更向誰分付」此處表層上看是對秋季之吟詠，在其深層中是太清對此時心情無人傾訴之描繪，而這份對於自身成長經歷的惆悵的堆積讓太清「人不寐，半規殘月」，太清因為無人傾訴的苦痛以及自身的愁苦無法入睡，最後選擇對過去放下，不過此次他用的不是酒水，而是入睡，透過連續三個「睡」強化自身對於今夜的愁思放下，只希望自身能夠入眠之形象。

### （三） 深閨的發想及盼望

古代女子婚配後不論夫君遠遊或是亡逝，在閨閣之中的時間皆佔據生活極大篇幅，太清雖為一代才女，但仍受限禮法於閨閣之中，有時獨坐在樓閣內的詞人，會發起外界的聯想及閨中盼望，如《惜紅衣·雨中池上，用姜白石韻》及是以此為題，描寫太清對遠方的假想：

電掣金蛇，雲翻黑墨，風枝無力。雨過方塘，圓荷撼新碧。涼風入戶，動幾處、騷人詞客？幽寂。似斷還連，向黃昏不息。

香消篆印，燈暗蠶篝，連床亂書籍。遙知千里澤國，楚天北。最愛妙蓮清

<sup>41</sup> 顧太清、奕繪著，張璋編校：《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頁 218。

<sup>42</sup> 詩經《國風·衛風·芄蘭》：「芄蘭之葉，童子佩韞。」韞為古代射箭時套在大拇指的器具，在清代時會以玉製作。徐珂在《清稗類鈔·服飾類·扳指》云：「以象牙、晶玉為之，著於右手之大指，實即古所謂韞。」以此即可理解，太清此處用翠借代為古之韞，清代時韞會以象牙以及晶玉製作而成，故筆者認為此處之翠，即是代表韞，是少女配戴之玉飾品。



淨，法界夢中曾歷。怕顛狂風雨，洗褪好花顏色。<sup>43</sup>

本闕詞之開頭以「電掣金蛇，雲翻黑墨，風枝無力」形容北方夏季常見的雷雨天氣，雷雨不僅「似斷還連」，還「向黃昏不息」不停歇的下著，詞的下半限縮到了太清的房內，此時太清房內「香消篆印，燈暗蠶篝，連床亂書籍」由篆印、燈及床上之擺設，看見詞人房內凌亂，也可以看出詞人此時心緒繁亂之狀態，此時太清開始對外界產生聯想「遙知千里澤國，楚天北。最愛妙蓮清淨」楚天澤國以及佛陀世界，都在其想像之中，在想像中太清忽然想起園中花卉「怕顛狂風雨，洗褪好花顏色」此處思緒拉回，開始擔心園中的花栽，是否受到風雨摧殘，褪去了花色。

此為太清在閨房中看見外界雷雨而產生的發想，在外界雷雨鳴鳴之時，太清聯想到各個世界，並在最後拉回，開始擔心園中花卉，而在太清作品中，除了閨中的發想外，亦有在閨中表達盼望之作，如《玉燭新·詠白海棠，用周清真韻》及是以白海棠表達自身所盼：

初晴新雨後。乍洗褪胭脂，縞衣妝就。東風倦倚，慙慙態、不管敲殘更漏。  
嫩寒天氣，正睡穩、烏衣時候。深夜靜、銀燭高燒，微香暗侵襟袖。

盈盈一點芳心，占多少春光，問卿知否？紅妝莫鬥。誰得似、淨骨天然清瘦。神娟韻秀。雅稱個、花仙為首。還要倩、流水高山，花前慢奏。<sup>44</sup>

題名為詠白海棠，太清詞的開始就描繪白海棠之素雅「初晴新雨後。乍洗褪胭脂，縞衣妝就」白海棠就像是梳洗過後褪妝且穿著素衣的女子，到了晚上白海棠就是「烏衣時候」透過黑夜把白海棠穿上了烏衣，實則是透過這個手法，表現白海棠的淨白，此時詞人問了花「盈盈一點芳心，占多少春光，問卿知否？」白海棠的一點存在，占盡春光，詞人認為白海棠「紅妝莫鬥。誰得似、淨骨天然清瘦。」在花季時，各色花朵爭奇鬥艷，詞人唯獨愛白海棠之淨白，並且認為其「花仙為首」在花界中居首位。本詞作中，太清描寫白海棠的淨白，對比外界爭紅，白海棠的白天然清瘦，由外在淨白的追求，可以看見太清對於自身之盼望，期許自己不與外界鬥紅妝，只做最潔白的自己。

上述的兩闕詞，一闕是由外在天氣做為聯想，另一闕是由對白海棠的描繪，寫下對自身的盼望，綜觀來看，皆是由非人造物象興起，並開始書寫，太清除了對外在自然環境有所描繪，如《意難忘·自題梅竹雙清圖》即是透過自題畫詞來抒發閨中之思：

<sup>43</sup> 顧太清、奕繪著，張璋編校：《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頁 199。

<sup>44</sup> 顧太清、奕繪著，張璋編校：《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頁 267。



一徑幽香。傍猗猗脩竹，疏影徬徨。橫斜深院宇，冷艷小池塘。纔雪後，乍芬芳。盡無語持觴。向夜闌、巡簷索句，特費思量。

相思難話衷腸。想佳人空谷，一樣情傷。簾櫳燈黯澹，籬落月昏黃。意難忘。似不自禁當。更怕他、新愁舊夢，虛度年光。<sup>45</sup>

本闕詞為太清以自繪之《梅竹雙清圖》為吟詠對象，開頭以「一徑幽香。傍猗猗脩竹，疏影多少事徬徨。」細細描繪圖中之景象，詞人感受到「纔雪後，乍芬芳」後想要寫作，卻「無語持觴」不知從何下筆，只好「向夜闌，巡簷索句」只能不斷思考找尋句子，看圖時發想「相思難話衷腸。想佳人空谷，一樣情傷」此為由觀看梅竹之後，引起之相思，文章走向作者內在之時再次切回作者的所在之房內「簾櫳燈黯澹，籬落月昏黃」房內的燈光黯淡，房外的月光昏黃，此時又興起聯想「多少事，意難忘」多少過往難以忘懷，但是詞人更害怕「更怕他、新愁舊夢，虛度年光」害怕因愁而虛度光陰。本闕詞由《梅竹雙清圖》所引發，通篇沒有敘述因何事而愁，在這沒有明指的惆悵下，只能看見詞人自身在閨中發想的苦悶。

顧太清人生之中的漂泊，造就了在個人書寫的情感堆砌，從韶光的變化之中觀察，太清以節氣及節日之中觀察到四季變化，並以此書寫對時光之感悟；而就身世所遭受之境遇，太清在其詞作中，不論文字力道都有所雕琢，以此描寫自身對人生所歷之感受；太清雖為中國文學中少見之女性文人，但仍未跳脫傳統女性之閨閣傳統，在深閨之中的女詞人，閒暇之餘對天氣、花卉及自畫之畫作有了感發，以此作為主題書寫，除了可以看見詞人在閨中對景物之感受外，亦能看見其在這深閨中對自己人生之盼望。

#### 四、「拾藥拈花，不堪題起」詞作中之人際情感

顧太清人生之中經歷許多漂泊以及苦痛，有幸的是在這些際遇之中，除了遇見摯愛奕繪外，亦熟識眾多好友，太清與奕繪婚後結識眾多女性，他們多是受過教育的貴族女子，太清時常與他們共同出遊以及唱酬，以此寫出眾多創作，以下將分為夫妻情感及喪夫之痛、友情敘述及喪友之婉，共計兩個部分論述太清花妍詞中的人際情感。

##### (一) 夫妻情感及喪夫之痛

顧太清與奕繪鶼鶼情深，《東海漁歌》多有描寫夫妻相愛及懷念亡夫之作，對於夫妻情感的描繪、對兩人愛情的堅定，太清在《並蒂芙蓉·題蔣南沙相國畫

<sup>45</sup> 顧太清、奕繪著，張璋編校：《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頁 235。



並蒂蓮花》中嶄露無遺：

水淨風疏，照碧天倒影，花間無暑。清露洗紅妝，愛金蕊交錯。同心並頭兩朵，得得分陰若相與。結成伴侶，托微波、占斷風流嬌嫵。

渺渺曲塘落日，問何來小鳥，雙棲雙佇。不肯畫鴛鴦，怕花裏耽誤。蓮花自然潔淨，那管根芽淤泥汙。者般態度，願生生、總開一處。<sup>46</sup>

此為吟詠蔣南沙所畫《並蒂蓮花》，<sup>47</sup>「水淨風疏，照碧天倒影」形容此畫之背景天氣，「清露洗紅妝」形容蓮花之色彩，這大紅色的色彩裡面「同心並頭兩朵，得得分陰若相與」有兩朵蓮花，同心並頭，這種並蒂蓮花，詞人認為應該「結成伴侶，托微波、占斷風流嬌嫵」由並蒂蓮花看見成雙成對之伴侶，透過水面的波光，這株並蒂蓮花，占盡風采，突然有對鳥佇足，但詞人認為畫家「不肯畫鴛鴦，怕花裏耽誤」鴛鴦為愛情之意，並蒂蓮在此處已是愛情代表，不必再透過鴛鴦突出情感，在這份情感裡詞人認為「蓮花自然潔淨，那管根芽淤泥汙」蓮花之出不只是愛，更如周敦頤的《愛蓮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象徵並蒂蓮的愛，潔淨無比，最後期望「願生生、總開一處」願並蒂蓮花之愛情，來世還能再續。此處之並蒂蓮投射到的是詞人自身的夫妻感情，故從此闕詞來看，太清認為夫妻彼此的愛情潔淨，願生生世世與奕繪擁有這份婚戀。

此闕詞為太清書寫夫妻恩愛之作，透過對並蒂蓮花的描寫，寫下對與奕繪之愛，以及願生生世世與奕繪相戀之望，但太清之幸福沒有持續太久，奕繪四十歲驟逝後，太清常以詩詞記之，如《鶯啼序·雨中送春，用吳夢窗韻》即是懷念丈夫之作：

三春又輕過了，嘆韶華似水。畫闌外、幾樹飛花，可憐剩有殘蕖。便是果成時已過，飄零艷色隨風墜。聽嬌鶯聲細，淒淒似有愁思。

天也無情，迅如過羽，宿雕梁燕子。尚能記、當日雙棲，故巢收拾又至。暗窺人、新愁舊恨，瀉珠淚、偷彈纖指。怕匆匆，花與春歸，又生涼意。

陳蹤舊跡，悶悶愁愁，盡釀成夢寐。吹柳絮、綠綿不定，澹靄微雨，掃盡殘紅，落花如淚。豈因病酒，愁寬夢窄，誰能憐取新來瘦，試春衣、頓覺身憔悴。嬌香易減，翩翩蛺蝶探芳，往來海棠陰里。

<sup>46</sup> 顧太清、奕繪著，張璋編校：《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頁 251。

<sup>47</sup> 蔣南沙：本名蔣延錫，號南沙、西谷、青桐居士，為康熙四十二年進士，累官文華殿大學士，故稱蔣相國，擅長畫花卉，此《並蒂蓮花》為其畫作。



階前綠滿，瑣瑣游蜂，也惜紅暮翠。悵昔日、花間游憩。覽勝登臨，拾蘂拈花，不堪題起。萍飄浪泊，難追歡事。東風門巷春已去，戀餘香、空向闌幹倚。如今檢點新詞，為餞花魂，淚盈素紙。<sup>48</sup>

開頭為傷春，時逢春末，詞人描繪殘春之景「闌外、幾樹飛花，可憐剩有殘蘂」除了殘春外，詞人亦透過「天也無情，迅如過羽」描寫春季快速流逝，詞人想起初夏時前來屋內築巢的燕子，說其「尚能記、當日雙棲」燕子雙棲代表夫妻之情，但此時奕繪已逝，太清透過燕子懷念夫妻情感，並在後加強「怕匆匆，花與春歸，又生涼意」表面上看太清寫的是春季來去之快，花又隨著春天歸隱，實際上寫的是奕繪匆匆去世，夫妻相處之樣態就如春季，此春季過快結束，詞人要走向人生之秋，與丈夫的過去「陳蹤舊跡，悶悶愁愁，盡釀成夢寐」就像是夢一場，在太清回憶時發現「靄微雨，掃盡殘紅，落花如淚」表面上看詞人描繪了一個場景，但詞人此刻實則是認為自身春季已過，自身就像是落花一樣衰敗，所以寫下「嬌香易減」之感，認為花季結束，自身春天已然逝去，在傷感春季逝去時，太清還認為「悵昔日、花間游憩。覽勝登臨，拾蘂拈花，不堪題起」過去在春天裡賞花、看景之樂事，不堪題，此處省略了奕繪這個丈夫角色，但寫的卻是與奕繪出遊之樂，往事不堪提，只因為自己的人生「萍飄浪泊，難追歡事」除了與奕繪的婚姻外，詞人的人生多受苦痛，想起丈夫以及自己，想為這份思緒留下作品卻是「如今檢點新詞，為餞花魂，淚盈素紙」想到逝去的春季，詞人不由得淚崩，但筆者不斷提到此處的春季是詞人與丈夫之婚姻，所以此處的花魂是丈夫之靈魂，想寫下春天，想起丈夫，只能淚灑滿紙。

## （二） 友情敘述及喪友之婉

太清早年交友情況不得而知，但在與奕繪成婚後與眾多貴族仕女往來，詞人與女性好友們友情堅定，諸如懷念及亡逝等皆有詞的創作，如《浪淘沙·正月廿七聞雁憶雲姜》即書寫對好友雲姜之思念：

別後計行郵，將到揚州。相思一日似三秋。惱煞雁行天上字，字字離愁。  
回首憶春游，花底勾留。奈何歲月太悠悠。數至海棠開日近，不見歸舟。

49

雲姜為太清好友，太清在其《滿江紅·人日觀音院餞雲姜南歸》<sup>50</sup>中寫下為好友

<sup>48</sup> 顧太清、奕繪著，張璋編校：《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頁 268。

<sup>49</sup> 顧太清、奕繪著，張璋編校：《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頁 229。

<sup>50</sup> 顧太清：《滿江紅·人日觀音院餞雲姜南歸》：「歸去來兮，怕君去、少留君坐。說不盡、離愁



送別之場景，在送別後太清計算日子「別後計行郵，將到揚州」送別後到正月二十七，雲姜應該已經到達揚州，此時詞人對於好友之思念是「相思一日似三秋」的強烈，想到過去「回首憶春游，花底勾留」的日子，只能感嘆「奈何歲月太悠悠」時間倉促，雲姜南歸後已經到了「數至海棠開日近」之時候，雲姜此行之歸是為了護送母親靈柩回歸家鄉，這在太清的詩作《人日雪中觀音院送雲姜夫婦幅謝太宜人柩歸揚州》<sup>51</sup>有所記載，所以經過太清的預測，此時海棠將開，應當是雲姜回京城之日，卻「不見歸舟」的不知好友何時歸來。

本闕書寫的是對於好友雲姜離別之思念，太清認為此時應當是好友歸來之季，卻遲遲等不見好友的聲音，爾後寫《浪淘沙慢·久不接雲姜信，用柳耆卿韻》，詞人由期待人的身影，轉化為期待好友的書信：

又盼到、冬深不見，故人消息。況當雪後，幾枝寒梅，綠萼如滴。對暗香疏影思佳客。細思量、兩地相思，怕夢裏、行蹤無準，各自都成悲戚。

無極。九回柔腸，十分幽怨，不啻海角天涯，難寄傷心淚，雖暫成小別，也勞心力。回首當初，在眾香國裏花同惜。最無端、寒來暑往，天天使人疏隔。問何時、共倚欄幹曲，坐西窗剪燭，千言與萬語，叨叨不盡，說從前相憶。<sup>52</sup>

從「又」字起頭，看見太清對雲姜的思念已積澱許久，但是此時仍然不見「故人消息」而且到了「況當雪後，幾枝寒梅，綠萼如滴」這般冬末，仍然不見好友雲姜之來信，詞人相信，彼此與好友為「兩地相思」彼此都有所想念，但又害怕「怕夢裏、行蹤無準，各自都成悲戚」太清認為彼此相思，定會到夢裡相見，卻又捉摸不定彼此的蹤跡，此時太清馬上把視角切回當下「九回柔腸，十分幽怨」詞人對於此刻的想念極為強烈，並且感受到「不啻海角天涯，難寄傷心淚」對於好友之情感，不知向誰寄語，又想到當時「回首當初，在眾香國裏花同惜」之快樂，只想要知道何時能與雲姜「叨叨不盡，說從前相憶」希望未來能再有機會訴說從前回憶。

連續兩闕詞皆是太清懷念好友雲姜之作，詞人對於好友之情感展現，不僅於

---

彼此，淚隨聲墮。野店長途當自愛，脂車秣馬須親課。報平安兩字寄書頻，君休憊。新年事，匆匆過。冰初解，東風大。隔江關千里，相思無那。今日分襟何日見，觀音不管人些個。聽一聲珍重去難留，傷心我。」

<sup>51</sup> 顧太清：《人日雪中觀音院送雲姜夫婦幅謝太宜人柩歸揚州》：「三載交情忽遠別，情深無語但咨嗟，點點啼痕裂袖遮。好景雖逢人日雪，行裝怕見太平車。到家計在春分候，水驛山程去路賒。」

<sup>52</sup> 顧太清、奕繪著，張璋編校：《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頁 244。



日常相處、素日懷念，如《意難忘·哭雲林妹》即是對好友逝去的悲痛之作：

十載思量。幸蓮輿北上，重睹容光。芳顏仍似玉，雲鬢卻成霜。相把袂，  
語悲傷。說離亂兵荒。嘆年來，驚驚恐恐，無限淒惶。

忽然病入膏肓。是長途辛苦，體不禁當。君心應自在，我意竟難忘。持素  
手，斷柔腸。問去者何方？望魂兮，魂兮早降，享我杯漿。<sup>53</sup>

本篇開頭之「十載」是雲林離開京城之實數，由太清在道光二十七年的詩作《九日憶雲林、相佩》<sup>54</sup>了解，此時的雲林以不在京城，筆者由此詩作往前尋找，發現在上一次寫雲林的創作，是在道光二十六年的詩作《立冬前三日許滇生六兄召同雲林、佩吉、家霞仙勘喜齋賞菊歸來賦此憶屏山》<sup>55</sup>由此可以說明，雲林約在道光二十七年的重陽節前就已不在北京。而在本闕詞完成的咸豐七年，<sup>56</sup>正好是完整的十年。太清的好友雲林，十年後重返京城，太清這十年中對好友的想念，都寫在開頭的「十載思量」之中，看見好友雲林這十年間「芳顏仍似玉，雲鬢卻成霜」依舊擁有玉容的雲林，鬢角卻帶著白髮，上半部書寫的是詞人以及好友相聚之場景，下半部即開始書寫好友生病至死亡的過程「忽然病入膏肓」回到京城後的好友卻突然生病，此時太清寫下對病情的猜想「是長途辛苦，體不禁當」但這病情卻讓好友過世，此時太清感受「君心應自在，我意竟難忘」好友因病而逝，自身對於好友難以忘懷，只好「問去者何方」以詢問，來表達對好友逝去之難受。

與奕繪的夫妻感情，是太清人生中由前期跨入中期的分界，走入婚姻的太清除了擺脫過去遊歷的境遇外，更是遇見了摯愛，並以兩人之情感創作，就在兩人幸福之時，奕繪突然驟逝，丈夫的離去使太清的情緒大受影響，並時常以詞的創作加以記錄；好友間的相處在太清的人生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太清生平的前期，來往的人士以及交友的對象，目前以不得而知，但從其嫁予奕繪作為分界，往後則與多位仕女有所往來，並在太清的詞作中多有唱酬，在這唱酬之中，好友的薨逝帶給太清打擊，也以此感為發，以詞而記之。

<sup>53</sup> 顧太清、奕繪著，張璋編校：《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頁 294。

<sup>54</sup> 顧太清：《天游閣詩集·卷六·九日憶雲林、湘佩》：「瑟瑟長林落葉飛，西風白日影依微。寒生老圃霜初降，香噴東籬蟹正肥。叢菊有人驚淚眼，清砧何處寄征衣。登臨欲賦題糕句，心境年來與世違。」

<sup>55</sup> 顧太清：《天游閣詩集·卷六·立冬前三日許滇生六兄召同雲林、佩吉、家霞仙勘喜齋賞菊歸來賦此憶屏山》：「幾番風雨過重陽，三徑寒花尚有香，晚節蒼顏勘共賞，新篔綠酒喜同嘗。好書雅惠遙相報，難把邱容遠寄將，料得西湖當此際，早肥消息漸芬芳。」

<sup>56</sup> 胥洪泉：《顧太清詞校箋》，頁 417。



## 五、結語

在以男性為常的中國文學中，清代出現眾多女性作家，沈善寶《名媛詩話》收錄眾多清代女子作品，顧太清受其高度評價，再把顧太清拉進清代的文學進程中討論，況周頤把其與納蘭容若放在了同樣的地位，兩者最近北宋詞之風範。顧太清之詞作有《東海漁歌》傳世總共收錄三百三十三闕詞，其中二百零六闕詞以花入文，本文以此出發，分析以花入文之詞作。

本文的第二小節為論述顧太清的生平，筆者將其分割為三期，出生至與奕繪婚配為生平之前期，與奕繪婚戀至奕繪亡逝為中期，奕繪去世至太清亡佚為晚期。顧太清生平現存資料較少，筆者僅能從其作品之中分析，太清早期去過廣東、北京、閩粵、江南一帶，並在江南與奕繪相識，十年後嫁予奕繪成為側室，人生中期的太清與奕繪極為恩愛，太清此時也交往眾多仕女好友，並與之唱酬，奕繪忽於四十歲崩逝，太清的人生進入晚期，太清被趕出家門後獨立扶養小孩長大，直到兒子載釗按授二品頂戴後生活才重歸穩定，爾後孫兒溥眉襲鎮國公之爵位，太清至此就和孫兒同住，直至人生最後。

第三小節為分析顧太清在花妍詞中的個人感發，顧太清一生經歷眾多波折，在許多的苦難之中，太清常以作詞表達其所思以及經歷，故筆者將其分為韶光變化之感、詞人身世之悲、深閨的發想及盼望。在韶光變化之感中，筆者共列舉四闕詞作為分析，其中節日以及季節總是引發詞人傷感，並以此情感放入文章中；如上文所述，顧太清一生屢遇磨難，各種痛苦的經歷也被太清放入文章之中，其中不論文字力度的深淺，太清皆能用以敘述其人生境遇；顧太清雖為清代才女，但仍受傳統禮教束縛，在奕繪府上的閨閣之中，太清對周遭的天氣、花卉以及畫作有所觀察，並在其寫作中投入自身的發想以及盼望，以度閨閣時光。

第四小節為分析顧太清花妍詞的人際情感，太清除與奕繪夫妻和睦外，更因嫁與奕繪之緣故，與眾多貴族仕女往來，故筆者將其分為：夫妻情感及喪夫之痛、友情敘述及喪友之婉。太清與奕繪夫婦兩人極為恩愛，有眾多出遊以及情感之作，但奕繪四十歲崩逝，帶給太清極度的懷念，太清便以詞記之；太清與眾多仕女的往來，不僅是出遊或是賞玩，還有在其中的寫作以及唱酬，她們與太清的交往合拍且深刻，但許多好友如奕繪一般驟逝，太清僅能以寫作紀錄好友亡逝後之感受。

透過上述三小節之論述，即可看見顧太清詞作中內在情感的堆砌。以其生平作為基底，推論其詞作中的情感樣態，在個人的感發中，太清以時光、身世及閨中盼望作為感嘆，除了可以看見其所感嘆之事外，更能對應其生命所承受之苦難；在其與他者的人際情感中，太清以夫妻情愛及好友情感為主軸，除了寫作彼此之



唱酬外，太清亦把他者的消亡寫入詞作，以此哀悼好友之逝去。綜觀顧太清花妍詞中的情感，除詞人個人之感發外，亦添入友情之作，以此可以理解，太清人生雖屢遇波折，但其總能接受磨難及經歷，除了可以看見其面對自身苦痛之頑強，亦能看見其經歷苦難後對人生之曠達。

## 參考書目（以出版年排列）

### （一）專書

- 梁乙真編：《清代婦女文學史》（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58年）。
- 楊家駱主編：《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台北，鼎文書局，1971年）。
- 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 張鈞、孫屏：《顧太清詩詞·桃花流水捕魚人詩文》（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
- 曾昭旭：《充實與虛靈—中國美學初論》（台北，漢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
- 顧太清：《東海漁歌》（收於《續修四庫全書》172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唐圭璋：《詞話叢編》第五卷（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96年）。
- 張璋編校：《顧太清·奕詩詞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 斯坦利·費什著，文楚安譯：《讀者反應批評：理論與實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 張菊玲：《曠代才女顧太清》（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年）。
- 盧興基著，葉嘉瑩主編：《顧太清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局，2005年）。
- 陳水雲：《清代詞學發展史論》（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
- 胥洪泉：《顧太清詞校箋》（四川，巴蜀書社，2010年）。

### （二）學位論文

- 張雅芳：《文學生命的建構—顧太清及詩詞研究》（台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 李財福：《清代六家閨秀詞研究》（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 吳宇娟：《從閨閣才女到救國女傑—晚清三部女作家小說研究》（台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 李映蓉：《顧太清《東海漁歌》研究》（屏東，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



### (三) 期刊論文

- 金啟琮《滿族女詞人顧太清和《東海漁歌》》(收於：《滿族文學研究》，1982年)。
- 劉素芬《文化及其家族—顧太清及家庭生活》(收於：《新史學》，7卷，1996年)。
- 盧興基《塵夢半生吹短髮，清歌一曲送殘陽—清代女詞人顧太清和她的詞》(收於：《陰山學刊》，14卷，2001年)。
- 陳子嶠：《論顧太清《東海漁歌》中詠花詞之情感寄託》(收於：《有鳳初鳴年刊》第十期，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碩士班，2015年)。

